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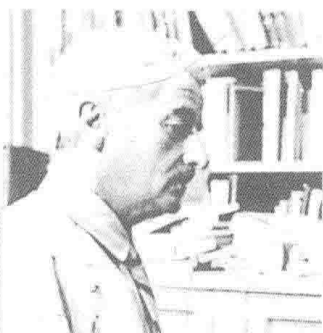


A Narratological Study on the  
Rhetorical Art of  
Faulkner's Absalom Absalom

# 福克纳小说叙事修辞艺术

代晓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庆邮电大学博士基金支持项目

A Narratological Study on the  
Rhetorical Art of  
Faulkner's Absalom Absalom

# 福克纳小说叙事修辞艺术

代晓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克纳小说叙事修辞艺术 / 代晓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814 - 3

I. ①福… II. ①代… III. ①福克纳, W. (1897 ~ 1962) — 小说研究  
IV. ①I7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90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王炳图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经营繁复：福克纳的文字谋略（代序）

福克纳让人想起莫言，或者更准确地说，莫言让人想起福克纳。两位相隔半个多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以自己的家乡为蓝本，讲述那里几代人的故事。不管是用真实的地名高密县，还是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不管是近代的山东，还是历史上的“边远南地”，他们的小说讲述的都是剧烈颠簸的历史行途中小人物命运的故事，形形色色、奇奇怪怪，可悲可叹、可歌可泣。两位作家都非常熟悉作为小说场景的那片土地，那里的地貌民俗和历史掌故，了解那里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方式。两位作家都对叙事策略特别关注。

1929年福克纳发表了重要著作《声音与疯狂》，被称为“伟大的开端”，代表福克纳最高成就的长篇小说作品都发表于其后出现的巅峰阶段。延续七年的“激情爆发”随着集叙事艺术之大成，具有标志性的福氏风格的《押沙龙，押沙龙！》在1936年的发表达到顶点。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美国南方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震荡。随着蓄奴制的废除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始，南方的农业经济逐渐瓦解，人口开始从乡村向北方城市迁移。这是个传统瓦解、人心浮躁的时期，各种观念、情绪、欲望层见叠出，混杂交织，冲撞对抗，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福克纳敏锐地捕捉纷乱复杂的历史片段，力图在小说中多层次、多侧面地再现事物的多重性。他选择用一种复杂的叙事形式，将小说构筑成意义的迷宫，力求表现深层的思想和难以言说的心境，揭示南方历史和社会变迁造成的文化和心理冲击。于是，读者面对的，是一种令人费解但具有历史深度的小说。

《押沙龙，押沙龙!》的主要部分发生在19世纪，讲述的是托马斯·萨德本创建贵族式“王朝”梦想破灭的故事。故事被福克纳写得极为复杂，由《声音与疯狂》中的昆丁、昆丁的父亲和昆丁的同学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叙述，读者听到的是带着不同偏见和感情色彩讲述的同一个故事的零星片断。作家在故事构思方面颇费心思，叙述文字也别具风格，但小说出版后却没有马上得到读者的赏识。多重叙事在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十分罕见，令人迷惑，而读者对佶屈聱牙的表述、晦涩难解的文风、繁复冗长的句式颇多诟病，十分反感。小说出版后招来一片批评之声，矛头所向直指福克纳的文体，称其“臃肿浮夸”、“不堪卒读”。时过境迁，《押沙龙，押沙龙!》今天一般被认为是福克纳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其叙事艺术成就的典范。这样的反差令人瞠目。

其实福克纳的其他小说基本也都领受了同样的待遇：遭受恶评，然后咸鱼翻身。命运的转折出现在马尔科姆·考利的《袖珍版福克纳文集》的出版。他将这位被冷落的作家隆重推出后，使他的叙事风格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盛不衰的文学现象。人们终于认识到，这种繁复的叙事风格，映衬着博大丰富的主题。这就像一道复杂艰深的数学题，乍看令人生畏，瞬间抹杀了求解的兴趣。但这样的“难题”挑战耐心，撩拨心智，呼唤踏探，一旦进入其中，就会发现一个奇幻的境界，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福克纳用复杂的语言和结构应对复杂的故事，构筑了艺术家自己的想象世界，深宫层叠，曲径通幽。这个想象世界上最玄秘难测的去处，便是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于是，这部作品也恰当地成为代晓丽的选择，作为剖析解读一种复杂叙事艺术的最佳范本。

福克纳在创作小说时，也许不会太多地思考叙事策略，他只是想把故事讲得精彩，讲得到位。像大多数作家一样，他让自己沉浸在故事之中，跟随感觉的牵引和心灵的呼唤，采用他认为最能言而达意的词汇和句子，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将事件组合起来，不会顾及太多其他方面，就像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振振雄辩时并不会顾及语法和修辞，但语言艺术已经在其中生成。语言学家可以对言说和文字进行科学的解析，分析其中符号与语义的关系、修辞的功效、语言的内在结构等。福克纳让小说包容了很多层面，牵扯进了各方面的关联，把故事讲得极其复

杂。就像语言学家对待生成的话语一样,这样的想象文本也是可以研究的。解析此类文本的叙事结构、策略、手段等,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具有挑战性。这也正是代晓丽这本著作作为学界作出的贡献。

福克纳一般被视为美国现代主义文体革新的代表人物。从他为数众多的访谈中我们得知,他虽然知道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听说过些许关于现代派奠基人如康拉德、乔伊斯和艾略特等人的信息以及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听说过关于弗洛伊德、弗雷泽和伯格森等人的思想理论,但应该说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也无意融入和追随现代主义文学。如果说他的作品具有现代派文学的特征,那也是殊途同归。他深切地感受到事物的多面性和真相的复杂性,希望在作品中反映出头绪繁多且互相纠缠的状态。他希望自己的结构和语言能够起到展示这种复杂性的功能。同样的故事,他让不同的叙述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进行交代,以展示真相的多面性。叙述人的主观性、认识的矛盾性、事件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意义飘忽难定,而夹带着丰富想象的滚滚而来的长句,像意识流一样在纸面漫开,不似顺河道而行的溪流,更似溢出堤坝的洪水,向四处漫开。各种视角转换、穿越,大大加深了阅读的难度,同时大大拓展了表现力。

福克纳的叙事模式,给他的小说留出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也给各派批评理论和各种解读视角提供了一试身手对象:人们从历史社会批评、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修辞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不同途径进入他的作品世界,挖掘和讨论其中的性别意识、种族问题、历史关联、创伤记忆、现代性主题等。讨论已持续了几十年,涉及甚广,但远没有穷尽,也不会穷尽。莎士比亚研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但历久弥新,现在仍是热议的对象。每个时代、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哈姆莱特。福克纳的小说同样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品,每一次对写就文本的评述,都是某个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再阐释。

国内外的学者已经涉足了福克纳研究的众多领域,包括不少对他的叙事风格的研究。但像代晓丽教授那样选取一个样板,进行切片分析,对作家的叙事艺术展开深入、详尽、系统研究的著作,仍是前所未见,难能可贵。在叙事学和修辞叙事学理论的指导下,她抽丝剥茧,刨根问

底，精读细解，解剖麻雀。她探讨小说中叙述者、故事与读者三者之间所呈现的多层次的交流动态，从层级结构、叙事视角、叙述声音、叙述场景等诸方面入手，揭示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叙事动机。这样的个案解析，既可以全面诠释作家的个人风格，也可以超越个别，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人类创意书写的典型或非典型的叙事范式。我十分期待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

**虞建华**

2014年元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 内容提要

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均有着精巧的叙事结构、复杂的叙述视角、多声部的叙述话语以及隐喻性的场景组合。这些叙事策略让美国南方历史和社会变迁随着一个个家庭的兴衰，通过叙述行为的演变，蝶化成系列异彩纷呈的史诗巨著。本书以经典叙事学理论和修辞叙事学理论为研究范式，通过对文本内部语言意义的微观研究，解读福克纳小说复杂的叙事策略及其可能产生的修辞效果。

除了序言和结语，本书由四章组成，分别从叙事结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及其话语性质、叙事场景四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等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修辞意义。

第一章以叙事学关于叙述层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讨论《押沙龙，押沙龙!》多重叙事所产生的多层叙述关系；探究故事与话语的交互性和渐变性；阐述叙事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梳理不同的交际层面对叙事文本信息和意义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作者通过显性和隐性的叙述约定控制读者的阅读轨迹等与叙事结构相关的问题。

第二章以叙述视角理论探讨《押沙龙，押沙龙!》复杂的视角结构、视角转换和视角越界的修辞功能。通过将《押沙龙，押沙龙!》的叙述视角与作者的一个短篇小说《伊万吉林》进行对比研究，试图解释叙述视角对故事意义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分析第一人称单、复数视角的修辞效果，论述第一人称复数视角的可靠性和逼真性。

第三章对比《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野棕榈》等



叙述声音结构与复调音乐赋格曲式的异同，指出作者对音乐表现方式的刻意模仿，使语言叙事带有明显的乐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此外，本章还讨论了人物话语对戏剧声乐和公众演说的模仿，指出这种模仿使叙述带有较强的讽刺性和申辩性。最后，通过古典修辞理论对罗沙话语进行分析，本书否定了罗沙话语的歇斯底里性质，指出罗沙话语于人物定性的适合性。

第四章主要分析《押沙龙，押沙龙!》、《八月之光》、《喧哗与骚动》等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萨德本百里地”等房屋、“杰弗生广场”、昆丁和施里夫在哈佛大学的宿舍、气味等叙事场景，阐释物理、地理等物化场景对小说的历史和文化等抽象场景的反应；分析了“紫藤花”、“忍冬花”、“美人樱”、“雪茄烟味”、“萤火虫”等物理场景在重复过程中的隐喻化现象及其修辞功能。

结语追溯了福克纳的创作理念和潜在的叙事动机，指出福克纳的创作与南方曾经尊崇的骑士精神的联系；揭示了福克纳的“宏伟规划”及其隐秘的写作理念，即在人类精神的领域留下些许“刮擦的痕迹”。

**关键词：**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叙事修辞

# Abstract

*Absalom, Absalom!* is William Faulkner's tour de force, regarded as a masterpiece of narrative art. In the light of the narrative theory and rhetorical narratology,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author's narrative strategy for the purpose of discovering how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perspectives, the narrators' voices and the setting work together to convert a common local family tragedy to an epic.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along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makes a general review o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in Faulkner research and the diverse opinions on *Absalom, Absalom!*. In view of some partial and unfair condemnation of Faulkner's narrative techniques, I argue that Faulkner does not play with narrative techniques, but chooses narrative forms to serve his thematic purpose.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bsalom, Absalom!*, which supports Gerard Genette's idea that there are three levels in a narrative. Moreover, the multi-level structure in *Absalom* shows that there is a hierarchy from story to discourse through narration. The three levels are inter-related and progressing, which enhance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My argument is that the author would preset some contracts, both covert and overt, to guide the reader's reading trajectory to keep the text from being overly misunderstood.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Faulkner's strategy in choosi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ow narrative perspective matters, one of Faulkner's early unsuccessful short story "Evangeline", which tells another version of Sutpen's story with more Gothic atmosphere, is taken as a parameter to mirror the rhetorical effect of differ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s. Faulkner's modification from "Evangeline" to *Absalom, Absalom!* is not simply to add two more narrators, for an omniscient covert first-person-plural endows the novel with histor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ough the unreliable narrators are always the first-person-singular, once it appears with plural masks, it provides a perspective to render the social communal voice. Consequently, it is reliable.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polyphonic novel and fugue music pattern, which Faulkner deliberately imitated and by which he was inspired. The fugue model even patterns the rhythm and tone of the narrators' speeches, and the structure as well. The polyphonic nature enables every narrator's narration to speak in a dialogic and polemic tone. For Rosa, my discover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because the discours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she is merely distorted but not a hysteric, insane woman as being accused by some critics.

The fourth chapter studies Faulkner's strategy to establish 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on the old plantation house, the town square, the door etc., which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South. Besides, I argue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setting in creating narrative atmosphere. These well chosen material objects, such as weather and scents, are effective to stimulate the readers' perception and common experience to specify the setting. My discovery here is that some repetition, taking setting as an example, not only indicates the frequency of narration, but displays the metaphorization procedure, in which we can discern how a signifier transforms into a signified.

The conclusion argues that Faulkner's narrative art is rooted in his Southern complex as a Southern gentleman. In guise of creating a literary kingdom, he realized his secret dream to reestablish both his family's and the Southern

glory, honor and pride as a true knight would do for what he is devoted to. It is the chivalry pervading all his works that drives him to accomplish his "grand design" in literature, and with which he ranks among the masters who had influenced him greatly.

**Key Words:** William Faulkner; *Absalom, Absalom!*; Narrative Strategies

# 缩写目录

AA 《押沙龙，押沙龙!》，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LA 《八月之光》，蓝仁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SF 《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 引 言

## 一 研究意义

1950年，瑞典文学院院士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隆（Gustaf Hallström）在给福克纳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不吝言辞地对作者小说的叙事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还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成功地构成像大西洋的巨浪一样无穷无尽、雄浑有力的语句……他完美地控制着语言的源泉，这使他能够——并且总是能够——把词汇和联想堆积起来，在一个具有刺激性或是纷繁复杂的故事里磨炼读者的耐性。但是这种对语言的挥霍丝毫也谈不上文学上的眼力浮夸，这仅仅是不能承受他那丰富敏捷的想象力的证据。”<sup>①</sup> 获奖之前，福克纳晦涩繁复的文体风格在当时曾颇遭诟病，他的多数优秀作品在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袖珍版福克纳文集》出版之前几乎绝版。然而，从福克纳作品问世至今将近一个世纪里，正是各种文学理论思潮、批评方法此起彼伏的时期。伴随着每一种主要研究方法的出现，对福克纳的研究都会兴盛一时。他的作品似乎可以用来检验任何理论的阐释力，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会对福克纳及其作品提出新的见解，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也不断地获得新发现。但是，迄今为止，相对于福克纳主题研究的丰富性，对其作品的叙事修辞艺术

---

<sup>①</sup> [瑞典] 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陈顾译，见李文俊编选《福克纳的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对一个重要作家的研究，如果因其作品的晦涩难懂而“不知所措”，<sup>①</sup>忽略其作品的形式解读，显然有损对该作者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被誉为结构最复杂、蕴含最丰富的作品《押沙龙，押沙龙!》，在20世纪中后期备受研究者的追捧，其研究成果仅次于福克纳的成名作《喧哗与骚动》。研究者们比较一致地认同福克纳的这部小说是叙事艺术研究的最佳范本之一。尽管如此，研究者们在其叙事艺术给予概括性的评价之后，研究重点即刻转向其丰富的主题挖掘，致使叙事修辞艺术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造成这部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不平衡。《押沙龙，押沙龙!》是作者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其时作者在叙事修辞艺术方面已趋于成熟，对这部小说叙事策略的研究是了解福克纳在叙事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是了解英语现代派叙事艺术的重要路径。

## 二 文献综述

### 1. 福克纳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福克纳的研究热情近20年来呈持续高涨的态势。1982—1993年的十年间，各类期刊发表了400余篇与福克纳相关的文章。1999—2010年间，关于福克纳及其作品的论文达到2390余篇。其中关于《押沙龙，押沙龙!》的有108篇，而在1999年之前只有16篇。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福克纳作品的复调性、圣经渊源、多视角叙事等单项研究。在福克纳研究上有所突破的主要是少数视角独特的研究专著（肖明翰，1997、1999；朱振武，2004、2010；李文俊，2010）。朱振武

---

<sup>①</sup> [英]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戴维·洛奇引用的是一个希腊词“aporia”，意思是“困难，不知所措”，指无穷尽的难解之谜。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里也提到过小说叙述中的这种“无穷性之谜”（aporia of interminability）现象（2008：198）。

在《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一书中探讨了福克纳的心理动机与创作的关系。在这本专著的序言中，虞建华从文化心理的角度阐述了形成福克纳叙事风格的文化、历史等因素，为了解福克纳晦涩的文风提供了文化参照。<sup>①</sup> 在论文方面，《福克纳的叙事艺术——谈〈押沙龙，押沙龙！〉的视点变化》可能是国内较早注意到这部小说视角结构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主要探讨叙述者的有限视点现象，较好地阐释了有限视点对意义的消解作用，不过该文没有谈到在意义建构中起重要作用的视角转换和越界的问题。<sup>②</sup> 在以复调音乐曲式为基础讨论《〈喧哗与骚动〉中复调结构与对位法》一文中，作者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对音乐曲式的模仿<sup>③</sup>，揭示了语言叙事与音乐叙事的某些共性。也许是限于篇幅，作者没有进一步揭示复调节奏对小说叙事节奏的影响。其他关于福克纳作品复调特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作品的复调现象进行解释，语言叙事与音乐叙事之间的异同还有待更深入的发现。

在国外，福克纳最初是在法国引起重视，“在法国年轻人的心目中，福克纳是位神祇”。<sup>④</sup> 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加缪等都是他的崇拜者，为他写过评论。但是福克纳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引起重视，起初只有奥唐纳、艾肯、贝克等少数几个著名评论家注意到了这个南方作家的艺术才华和作品价值，他们中肯的批评为后来兴起的福克纳研究奠定了基石。1945年考利通过《袖珍版福克纳文集》的序言详尽地阐述了福克纳小说的艺术成就。<sup>⑤</sup> 1950年福克纳去斯德哥尔摩受领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每隔十年就有一本辑录福克纳评论的重要文献出

① 虞建华：《观察乌鸱的另一种方式：从文化心理层面看福克纳的小说创作》，《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序言，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② 王小莹：《福克纳的叙事艺术——谈〈押沙龙，押沙龙！〉的视点变化》，《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第73—78页。

③ 叶宪：《〈喧哗与骚动〉中复调结构与对位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156—161页。

④ [法] 米歇尔·格里赛：《福克纳年表》，陶洁译，见李文俊编选《福克纳的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⑤ [美] 马尔科姆·考利：《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李文俊译，见李文俊编选《福克纳的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2页。



版。1972年《威廉·福克纳：评论书目注解》出版；1983年出版了《福克纳：最近的批评书目注解》；1991年出版了《福克纳在20世纪80年代：评论参考文献注解》等。到2009年，约翰·巴瑟特编辑《威廉·福克纳：1988年以来的批评参考文献注解》时，不由在序言里感叹道：“福克纳批评几乎成了集合文学研究批评理论的一个包罗万象的小世界。”<sup>①</sup>巴瑟特指出，在最近20年里，每一种主要的批评流派和理论视角都瞄准福克纳的小说，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每年在福克纳家乡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举行的“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研讨会均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高质量的研究论文。1986年在中部佛罗里达大学创刊的《福克纳期刊》（*Faulkner Journal*）每年两期，发表了许多知名学者关于这位伟大作家的研究，可见福克纳研究在国外的持续性。随着“福克纳产业”的不断繁荣增值，福克纳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

纵观福克纳研究，竟然与他的作品一样繁杂多样，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为一个阶段，这个时期除了几个对他推崇备至的批评家（考利、沃伦、艾肯等）外，他那不易被读者看懂的文体风格引起了较多的反感，甚至严厉、尖刻的批评。这段时间的批评方法主要依照传统的历史社会学批评视角，对他的作品进行主题分类，探讨他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分析他作品与古典悲剧的差异等。<sup>②</sup>随着新批评的出现，研究者们通过细读，对他作品中的隐喻、反讽等修辞技巧进行挖掘，以分析作品自身的象征系统和美学价值。<sup>③</sup>神话原型批评的方式发现了福克纳作品主题与神话、圣经典故等西方文化传统

---

① Bassett, John E., *William Faulkner: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Since 1988*,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vii.

② Sewall, Richard B., "Absalom, Absalom!" *The Vision of Traged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33 - 147.

③ Guetti, James, "Absalom, Absalom!: The Extended Simile", *William Faulkner's Absalom, Absalom!: A Critical Casebook*, Ed., Elisabeth Muhlenfeld,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4, pp. 65 - 92.